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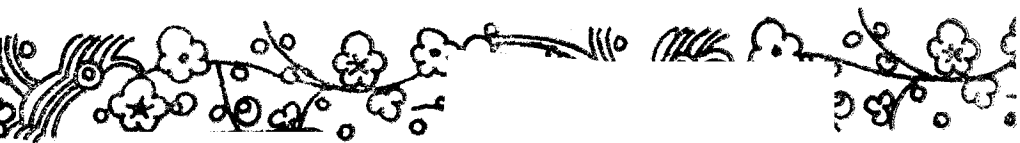


不朽的城

杜 埃

不朽的城

杜埃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不朽的城

杜埃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印张 1插页 185,000字

1979年1月第1版 197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3,000册

书号 10111·1139 定价 0.70元

目 录

不朽的城.....	1
街.....	7
六月的统舱.....	10
菜市.....	14
星火.....	23
山岭间.....	27
丛林曲.....	30
在马脱斯岗峦.....	39
老山道斯的选票.....	47
俘虏审问记.....	57
记马希拉.....	69
乡情曲.....	78
为了明天.....	84
春天的步声.....	88
南方的海湾.....	91
起重船.....	106

红堡垒	119
青溪赤卫队	134
花尾渡	148
沸腾的乡村	154
山城	167
奥斯维辛集中营	179
维斯杜拉河畔	190
萨古班尼之夜	198
百塔之城	204
永远忘不了的里地茨村	210
峡谷笑声	217
光芒万丈	227
旗帜	230
侨乡春日	234
海陵散记	240
堤上灯火	253
沃土深根	258
严冬过后春意闹	264
民主的一面旗帜	269
难忘的文化斗争	278
后记	282

不朽的城

因为空袭，桥梁损坏了。火车退到高崖下。塞满每节车厢的战时旅客，被宪兵用枪头赶到野地里。轧轧的机声、轰隆的炸弹声，在远处震响。人们在仇恨、惊惶、怨懣、咒骂中熬过整个白天，一个个脸容都因饥渴、疲累和每秒钟递增着的紧张情绪而变得异常憔悴了。

好容易，挨到太阳下山。黄昏中，汽笛和哨声齐鸣，路警大声吆喝，往广州去的火车要开动了。

旅客们的心情终于松弛下来，象得了救星，欢呼雀跃，拥进车厢。我夹在人丛中，挤上火车，象许多人那样，没存坐一坐的奢望，只求挤得上去便算心满意足了。虽然车厢都成了罐头盒，旅客全变为挤在一起的沙丁鱼，站在充满汗臭和密不透风的人群夹缝中，不禁也畅快地吁了口气——午夜前总可以到达了吧！想想明晨能准时应地下省委的通知出席会议，想想这样的会议又在饱经白色恐怖的五羊城里召开，我的心多么激动啊！

离开你足有一年了，亲爱的城市，苦难重重的城市，英雄的城市，现在又来到你的眼前了，虽然你的外廓，在夜色中，显得那么模糊……。

从车站走到大街上，已经是深夜十二时，微弱的路灯，洒在街道旁。晚风阵阵，行人稀少，只见几辆黄包车，象游魂似的徘徊街头，偶尔传来一阵云吞担子叫卖声。城市被秋夜的凄清空气笼罩着，经受了整天炮火和弹片的轰鸣，这城市又重归沉静。然而，沉静中却给人一种倔强的感觉，虽然她的庞大身躯，曾遭受几千百颗炸弹袭击，创伤随处可见。

黑夜中，在百子路邝磐石医院对面，我们终于找到了家——这是因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不得不实行国共合作，又不得不答应我党在广州成立的八路军办事处。同志们就象亲骨肉一样热情地出来迎接我们。象流亡多年的孩子，又回到了温暖的家。

这苦难的岁月，全民族正面临生与死的大决斗，来到这城市，会得到一股无畏的力量，这城市鼓舞你，要你抹干眼泪，扎好伤口，为明天活下去，为最后的胜利，迈动你的步子。

窗外，夜雾流布。从高楼远望低压的天际，没有月亮和星星，城市弥漫灰蒙蒙的大气，穆肃地，庄严地，象给坚贞的姑娘裹上一层轻纱。空荡荡的街心，在敞怀酣睡。街灯比前稀疏暗淡多了。我想起了毛主席在这里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他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伟大保姆，他日夜摇动着革命的摇篮，他把熊熊的火炬向黑暗的全中国点燃；我想起了周恩来同志从这城市出发带领学生军两次东征，为北

伐战争扫清障碍；我想起了震撼中外的广州暴动，工农苏维埃政府的成立，红色街垒，革命军队，工人赤卫队，红旗的海洋和指挥部里的叶剑英、叶挺、徐向前等同志和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志士。向矗立在北伐战争誓师广场之北的钟楼望去，二十年代的鲁迅曾在那里冒着刀光剑影与反动派战斗过；我回忆了几年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广州分盟，曾在特务、宪兵、保安队的残酷统治下前仆后继的战斗，地下组织的刊物、传单和标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街头、工厂和学校，这一切在反共内战如此惨烈的岁月里，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使反动派惊惶失措，魂丧胆落，伟大的旗手鲁迅带领我们进行反“文化围剿”的斗争……海潮般的思绪，悲壮的情愫，涌上心头，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站在窗口。呵，倔强的城啊，你睡着了，睡得多么香甜，多么宁静，恶梦没能震撼你，痛苦没能消磨你，你饱受灾难，久历风霜，象一个裹抱着婴孩睡在长街之上的母亲那样。我听到了你那忘记了痛苦的匀称的呼吸，我体味到这是你战斗后的最大满足。你使人坚信现在的宁静，正是为了明天战斗的准备。

你，崛起在五岭之南，傲然挺立在珠海之滨，高高的白云山在守护着你。你，永远是座革命的大熔炉。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广州公社、以及在同白色恐怖作斗争的日子里，多少英雄志士，多少革命儿女，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史诗，留给后代多少可敬可爱的形象……。坚强的母亲呀，在白色恐怖肆虐的最近的十二年间——那到处是地狱和屠场的黑暗日子里，你也依旧顽强地进行哺育工作，多少人在你的怀抱

里冒着镣铐、枷锁、酷刑与枪杀的威胁，英勇地集结在地下的阵线，为了伟大理想，加进了秘密工作的行列。多少人经过了你的冶炼而变得坚韧结实，张太雷、周文雍、陈铁军等多少先烈和成千上万的工农兵、青年、妇女、知识分子献出了热血沸腾的生命……。当“七七”大风暴卷来，神圣的抗战埋葬了当权者肮脏的内战政策时，熊熊的斗争火焰，使这城市的炉子重又恢复高温，如今，在党的领导下，郭沫若同志主办的《救亡日报》在这个城市出版了，它传播了党的声音，它使广大的读者听到了毛泽东激动人心的庄严号召，老爷们、党棍子们吓得要死。这些日子里，老爷们第一次闻见空袭警报，惊慌得从三层楼上掉下来，达官贵人忙把“宝眷”送到香港去，将家财变成外币，存进英国汇丰银行，自私的吸血鬼，可鄙的懦夫们，狼奔豕突似的逃去了。然而，这炽烈的熔炉却及时锻炼了一批又一批钢铁战士，支持民族自卫战争的前线。

留在这里的人们，每日承受轰炸考验，幼小的空军压不住敌机的强暴，空中敌人更加疯狂了，轮番的轰炸，使城市硝烟弥漫，血肉横飞。人们早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大难联结一起，他们并没有被死亡吓倒。每个人都受着战争教育，工人、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市民层，在党的工作者引导下，爱国主义的激流象怒潮一样奔腾，抗战的烽火向四处伸展。

抗战的火炬照亮了这城市光辉的历史。工人们，知识分子们都以这革命名城的战斗传统来武装自己，激励自己。

在浓重的战时气氛下，那来自街头、工厂、兵营和贫民

窟里的自卫歌声，越发雄壮了，歌唱的行列愈益扩大了……

让那些发国难财的官员们大显身手去吧，让那一小撮混杂在城中“伺机应变”、准备投降的老爷们做梦去吧！无情的洪流将要把这一切陈渣腐滓冲荡干净。让自由的歌声，让奴隶挣断锁链的怒吼，让人民的英雄行动占有着整座城池。

夜色中，我走过自己曾在那儿参加示威游行的永汉路上，这里不久前，一座叫哥伦布的高楼上，曾经发生过一场坚持抗战、民主、团结，反对投降、倒退、磨擦的著名论战。国民党特务、便衣布满会场。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同志义正词严，舌战群丑，力拒狂澜，结果特务、磨擦分子不敢下手，只好灰溜溜地退场。这就是有名的“哥伦布斗争”。

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夜晚，我傍着楼窗，贪婪地浏览沉睡中的城市，对她无限爱恋……。

一阵运输车的噪音，打前面疾驰而过。夜街又恢复了奇异的静谧。这时，对面屋子里，忽然有人哀切地唱着《松花江上》，那歌声由哀伤、眷恋、仇恨而终于象暴风雨般扑叩人们的心扉。

歌声引来一阵疾风，猛地摇晃着那街前的红榭树，发出呜呜声响。一位同志指着那阴影婆娑的红榭树要我向远处一座尖顶建筑物望去，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那地方前些时中了弹，三百人的生命失掉了。”

这是战争开始以来那些自以为藏身在外国教堂下可获庇佑的人们意想不到的悲剧。同志的说话又一次震动了我。在黑暗中，我久久地注视着这沉睡中的城市，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情奔涌上来，我坚信：受难的城呵，英雄的城，日本强盗

的炸弹不能挫败你，内敌们的卑鄙行径不能改变你的意志，我们有英明领袖毛泽东，我们有伟大的党和一百年来在苦难中磨炼成钢的伟大人民，不朽的城市呵，世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征服你。

不朽的城呵，英雄的城，你跟你的人民一样，你的伟大心脏，是永远跳动着的！

不朽的城呵，英雄的城，不管道路多么漫长，通过曲折的革命长征，终有一天，无产阶级会赢得胜利，那时人们将要看到：白云腾珠海，赤帜耀羊城……



街

晨间，太阳还没起来，城市经过一夜安息，象巨人似的，闪烁着饱满精神，苏醒了。

附近的大马路上，穿了蓝色工人服的女壮丁，踏起复仇者的沉重步伐，呼唤着激烈口号，列队出发晨操。

街坊小学的空地上，也传来青年们扳动枪机的金属碰击声。晨操的口令声、射击演习声，夹杂着汽车、运输卡车的巨大音响，带来了这城市生活的严肃和紧张。晨曦中，那涂上防空颜色的市街，开始活跃了。

瞧，高耸的建筑物下边，交通大道上，人们穿上战时服装，行色匆忙地走动。

城市苏醒了。红霞为她披上耀眼的戎装，她骄傲地挺起不屈的胸脯，洋溢着旺盛的生命力，以大勇者的无比英姿，在这明朗的九月秋晨，又屹立起来了。

那被敌机残酷轰炸过的地区，坍了的墙垣、屋顶，倾斜着，在天空支架起愤怒的齿状形。灾场上，焦黑的木头，仍

冒出白烟，栋梁交错，瓦砾成山。黑色的布满弹痕的屋壁，被炸弹压弯了脊骨的电灯柱子和着一块块紫黑色的人血肉，斑驳腻糊地粘凝着。嗡嗡嚷嚷，成群成堆的苍蝇，在上下飞舞。

流血的日子，继续着。被毁去房屋的人们，在废墟中挖出残物，把那原始人似的家，搬到大街的骑楼下。饿瘪了的孩子，奄奄一息地躺在老祖父脚边，在朦胧的梦境里，追寻着那被炸弹支解了四肢，飞逝而去的母亲。

在接连着一星期的大轰炸日子里，一万以上的生命献给了解放中的国家。硝烟弥漫四周，人体的肉块散满市街。多少人给压在倒塌的墙楼下，人们正待前往救援，高空的炸弹又扔了下来。在这些日子里，志愿的消防队员们、救护队员们，奋不顾身地前仆后继，壮烈的事迹感动了全城的人，他们在前一小时忙于发掘、抢救被难的人群，然而，在后一小时自己便成了该被新的人员来发掘来抢救的痛苦生灵了。无数的房屋破碎了，一处处的废墟，象山丘似的蜿蜒出现。那惨不忍睹的，随处曝晒在烈日底下的狼藉尸骸，那被压在墙栋深层的无声了的人们……。严峻的磨难，面临这城市。人们忍受痛苦、创伤，紧握拳头，对天立誓：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顽强地战斗下去！

珠海的波流，也染成了赭红色，这条气势雄壮的江河，是一切大难浩劫的见证人，此时，江水卷起浪花，也为这苦难城市发出凄切的悲鸣。

没有比这更难忘却的年代了。为了她——在痛苦和光荣中挺立的城市，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们都在惦念，对她怀着

崇高敬意，人们象关怀自己那样关怀着她未来的命运，人们以燃烧似的爱情献给这个苦难的国家和这座革命的名城。

这城市，差不多遭受了一千次空袭，人们在仇敌面前领受了最宝贵的教育，我们可爱的民族正在烈火与血泊中新生。伟大的人民站起来了，战争改变一切，旧的社会基础动摇了，腐朽的东西在急速地崩溃、消亡，崭新的事物象雨后春笋似的冒出地层了，新的人和新的力量正在发育成长。

可是，也正因为抗战的洪流奔腾澎湃，老爷们又在心怀诡计了，一股暗流从深渊把历史渣滓送上水面，在光洁的波流上，撒下一层污浊的油腥。

等着瞧吧！珠海的波涛会给你答复。渣滓，你是世上最可诅咒的东西，看洪流把你送终吧！

秋晨的微风，带来清澈的感觉，生命的意义多么高贵，斗争的火焰多么壮丽，小孩和妇女，也在这大决斗的岁月，懂得了如何去开拓生存的道路。

一队队青少年，出现在马路上，战歌响彻这晨间的市街，无数坚实的小拳头，支撑着蔚蓝色的晨空。

在街那边，工人的队伍从小学操场出来了，向着郊野开去。军号，多雄壮，多激励人心呵，它鼓舞人们迈向胜利的大道，往自由的远方飞驰。

警报不知从哪一个瞬间响了，十字街口的公报箱上表明了：十二架太阳标的飞机，又向这城市扑来……。

广州，血染的城呵，你的痛苦，你的坚强战斗，将为你的后代子孙孕育出幸福的花朵……。

一九三八年十月

六月的统舱

走上舱顶，靠着船栏望去，撞到耳边来的尽是澎湃的涛声。海上的黄昏，来得很快。没多久，无边的黑夜霎时降临。海，狂愤地张开巨口，仿佛顷刻之间就要把这只夜航船吞噬进去。这时，北面的小山看不见了，船身渐次剧烈颠簸，水手们的歌声带着怨毒和粗暴的调子，在哗哗的浪涛声中时起时落。

晚饭后的甲板上，人们在那里骂天，裸着上身，摇着葵扇，痛苦地呻唤。这些都是三等舱里爬上甲板“放风”的“腌肉们”！

晚风虽然凉快，但不易享受。被“放风”的人们在甲板上没停多久，又被赶回三等舱里。你知道，空气的阶级性在这里得到了多么严格的区别，头等和三等，就是天和地的区别。三等舱里，令人窒息的、浊烈的空气紧压着，人们一条条的躺着，解开衣襟，急促地呼吸，象是坟场的墓地一样，没有秩序地陈列着。一股股又酸又臭的气味从人体上蒸发出

来，可恶的苍蝇在货堆和人们躺着的地席上纷纷飞舞。窒息、腥臭、焦躁混合地在人们心里发酵，折磨每一个心灵。辛辣的烟卷的雾气浓重地弥漫了船舱，孩子们呛的流泪啼哭，人们辗转着，痛苦呻吟。没有医生，没有药品，妇女们呕吐的声音随着船的颠簸阵阵传来。

宛如一幅地狱的活景。贫穷剥夺了人的一切，也阻塞了人的呼吸。空气！空气！你要把受难的人们煎熬得喘不过气来了！

当人们在惊涛骇浪中昏睡的时候，遭天谴的，那坐在楼梯口食品摊上的工头，却发狂似的大声吼叫，象晴天霹雳，人们突然从梦中惊醒，旅客们抬起头来，擦了擦眼睛，明白了这是“阎罗王开店”，就噙着，又躺下睡了。

大清早，人们还在睡梦中，那工头又吼了：“要不要开水？不要，拿走了！”那声音简直在骂猪，既粗野，又刻薄。当人们慌忙地拿了水勺、或碗杯走向茶房工人身边去，他却坐在宝座上——罐头食品摊上，暴戾地又骂你一顿。好象他的存在，就为的是骂娘。连茶房工人也不能幸免。这样的情形，每天都有三次。这是人的世界？

吃过了饭，旅客们便闲谈起来，从内战、捐税、谈到卖儿鬻女。从东北沦陷谈到南京政府的“国策”，预感到亡国的威吓。什么“年头儿苦啊！”“找饭吃艰难呀！”他们谈话中总要这样痛苦地叹息着的。他们有的刚从破产的农村跑出来，有的从广州、香港失业来的，都为了渴求找一口饭吃，不惜冒险，跑到偌大的上海去。

这个三等客舱，也是个货仓。但在这里却有着第四等的

旅客。每当船员拿饭来的时候，那在黄梨箱子上躺着的三个衣衫破烂的人，便各自用碗盛满了饭，放在黄梨箱子上叹气；人是呆在那边，眼睛却象一只猫，亮晶晶的在向吃饭的客人膘来膘去。他们是没有带菜的，也没余钱购买那比岸上要贵出三倍的摆在楼梯口的食物，只有等待人们吃饱了饭，拾得一些残剩东西，拿来下饭。因此，他们吃饭的时间也就比普通人要迟慢的多，可是，这一来，又妨碍了那个开阎王店的工头，他总是圆睁着大牛眼，口沫飞溅，又是操祖操宗地骂他们。何止恶咒怒骂，这个肥大的、两手叉腰定定坐在楼梯口食物摊子上的管工，一脸横肉，浓眉大眼，他既是船老板的打手，又象小皇帝、土匪头。这时，他用最恶毒的眼光投过去，好象恨不得要把那三个人吞下去，或者将他们抛进大海里。可是，这船舱却有不少好心肠的客人分点菜给他们。这些分菜给他们的人，多是从乡下来的，带上了一颗农民纯朴的关切的心。

他们三个都不象广东人，身体粗壮，两眼迟钝。整天整夜不曾听见他们说话，也不喜欢和旁人打个招呼，非常自卑，缩在角落，仿佛深知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下贱的人——三等舱里的第四等人。从他们身上所有的特征看来，似乎是走江湖舞猴戏糊口的游民。然而，奇怪的，他们身边没有猴子。

据说船早已过了福州。浙江的温州也快到了。人们的脸上现露了一丝笑容。赌天九牌的几位旅客正在那里争吵得难解难分。倒是几个躺在通风筒旁吸鸦片的水手站起来了。唔，是的，温州一过，到上海就更快了。